

## 【美国】【海军】楣星高照的巡洋舰

2015-02-22 21:34:00

原文网址：<http://blog.udn.com/MengyuanWang/108908706>

西方海军的水手们一直是非常迷信的：一方面大海上风暴可以突然而至，船上的日常工作也可能发生意外；另一方面，一小群人在局促的空间里共处几个月甚至几年，对指挥官的领导统御能力是个很大的挑战。直到今日，美国海军的内部，底层官兵彼此之间还是会有所谓的“Happy Ships”（“愉快的舰船”）或“Unhappy Ships”（“不愉快的舰船”）的閒话，这主要是主官的领导风格影响士气和惯例，而后者又会反过来影响下一任主官，所以愉快或不愉快可以持续好几任的舰长。而在过去几年中，美国海军最不愉快的舰船莫过于Ticonderoga级巡洋舰USS Cowpens（CG63）了。

Cowpens（Cow Pens字面上的意思是用栅栏围起来的露天牛圈）原本是南卡罗莱纳州西北部的一个小镇，1781年独立战争期间美军在那里全歼了一个1100人的英军旅级支队（18世纪的旅比后来的小），从此Cowpens成为美国历史上的战争圣地（美国东海岸有一百多个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留下来的历史圣地，连我住的这个小镇都算一个；这么多战争圣地当然反映的是美国文化里的军国主义。很多台湾人以为民主共和制度与和平反战态度有因果关系，这是经不起事实考验的错误迷思：民主共和体制的侵略性自雅典和罗马以来，一直是居高不下的）之一。后来27艘Ticonderoga级巡洋舰中的第17艘就命名为Cowpens。该舰在1987年开建，1989年下水，1991年服役。一开始的时候，它是很愉快的；首任舰长后来一路高升到三星将军。Cowpens的命运在2000年有了第一个转折：一名水手从桅杆上意外摔下而死亡，给迷信的水手们带来了心理阴影。不过其后几年，倒也没出什么大问题，因为“大问题”当时还在其他的舰只上酝酿着。

那时的美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原本美军是美国男性（和其他各类，例如基督教和白人沙文主义，尤其是空军飞行学院最为糟糕，至今仍然如此）沙文主义的掌旗手，但是自1990年代起，美国社会对同性恋开始宽容，对性别歧视也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检讨，而美军对女性（在二战时期主要是护士和文职员工，后来准许女性加入辅助和技术军兵种，一直到2013年才开放地面战斗兵种）一直是很残忍的（根据美国法务部的研究，美国每年有大约130万件强暴案，绝大多数没有报警。一般女性一生之中会被强奸的机率是1/5，女大学生是1/4，而部队里的女性则至少超过1/3，而且根本没有人会管你的申诉。参

见[http://www.nytimes.com/2011/12/15/health/nearly-1-in-5-women-in-us-survey-report-sexual-assault.html?\\_r=0](http://www.nytimes.com/2011/12/15/health/nearly-1-in-5-women-in-us-survey-report-sexual-assault.html?_r=0)）。到了2000年代，美国海军的高层开始急着培养原本一个也没有的女作战将军，但是要升为真正的海军将领，必须有完整的资历，各级的参谋机构自然不在话下，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主官资历，也就是从大副到舰长，从小船一路到巡洋舰的层层晋升。

当时被刻意栽培的三四个女舰长中，最受重视的是Holly Graf。她出身海军世家，父亲是退休上校，姐姐是海军人事主管，后来升到二星将军。但是她不但性情急躁，而且遇事即慌，根本不是当主官的料。更糟糕的是她对待手下的言行完全是海军陆战队士官长的臭骂和侮辱，和海军传统上的绅士礼节格格不入。2003年她当到伯克级驱逐舰USS Winston Churchill的中校舰长时，已经臭名远播；在从西西里的一个港口出航的时候，船上的一个螺旋桨断裂，造成巨大的震动，大家还以为是搁浅了。Graf什么处置也没做，只忙着对英军派来的导航员破口大骂（基本上是一连串的Fxxx）。当时有一个海军准将正在舰上访问，在舰桥上被她的举止吓得目瞪口呆（详

见<http://content.time.com/time/nation/article/0,8599,1970226,00.html>），然后他到甲板上去看究竟，发现全舰的官兵正在合唱《Ding Dong The Witch Is Dead》（《叮噤，女巫死了》，这首歌很好听，原出自《绿野仙踪》，参见<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SMa12WOwgo>），原来大家以为军舰搁浅，主官就要被开除了。等到这位准将向海军部报告之后，他才知道以前已经有另一个准将做了类似的报告，可是海军急着提拔女性舰长，根本不敢对Graf有什么处分。

Graf在2008年升为Cowpens的上校舰长，此后变本加厉，连手下的其他女军官都开始辞职抗议了，海军高层才了解大事不妙，在2010年终于把她从舰长任上拔掉，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一名水手随后还是从舰桥上跳楼自杀，从此Cowpens就一直是美国海军最不愉快的船舰。下一任舰长Robert Marin也没有做满两年就被发现和另一名上校的妻子通奸，随即也在舰长任上被拔掉。在2013年初，海军部下令由USS Antietam（CG54，Antietam原本是南北战争中的一个战场）接替Cowpens在日本驻扎的任务，后者则调回San Diego；在换防的时候，两舰的人员也做了完全对换（这叫做“Hull Swap”）。其实海军部本来要把这艘楣星高照的巡洋舰就此提前退役，但是国会不同意，所以在2013年六月派了一名新任的舰长Gregory Gombert，九月重新出发到菲律宾救灾。十二月5日，辽宁号编队在南海演习（参见前文《从1996台海危机到东风21D反舰弹道飞弹》）时，Cowpens奉命跟踪，中方派了一艘两栖舰来挡路，后来Cowpens不知为何撤离了。美方的官方消息（详见海军时报的这篇文

章<http://archive.navytimes.com/article/20140804/NEWS/308110012/Cowpens-bizarre-cruise>）讲到了这里之后，变的十分诡异。它说Cowpens的大副Jeremy Aujero中校“was allowed to leave in mid-December”，也就“被批准在十二月中离职”；更奇怪的是刚升中校四个月的Aujero此后就从人间蒸发了，连海军部网站上的履歷也只记录到这里，所有其他的记录也都不再更新。我想就如我在《从1999年南斯拉夫战争到巨浪二型弹道飞弹》提到的那个William Bennett一样，可能要等九年十年后才会真相大白。

接下来的事一样离谱，不过海军却没有企图掩瞒（正式公文在这里：<http://media.utsandiego.com/news/documents/2014/08/06/cowpensjagmanpdf.pdf>）。Aujero离开之后，大副的职权由美艳的轮机长Destiny Savage代理。Gombert和Savage在圣诞期间到菲律宾的一家饭店一起休假了三天。之后新任大副考试没通过，不能马上上任；在2014年一月Gombert就因喉咙感染而开始躲到Captain's In-Port Cabin（Cowpens舰上最大最豪华的舱房，一般是保留给贵宾住的，但是距离舰桥很远，舰长应该只有在军舰进港后才可以住那儿），这一躲就是三个月。Savage从此身兼舰长、大副和轮机长三职，而且还经常性地呆在舰长室停留几个小时，而当士兵来送饭时，应门的却是穿着内裤的舰长。结果在四月Cowpens回到加州，六月Gombert、Savage和舰士官长（Command Master Chief，美军没有政委，监视主官的任务由最高阶的士官长负责；其实部队主官对属下权力太大，有政治官员从旁监视是件好事）Gabriel Keeton就一起被开除了。



Destiny Savage中校。Destiny是个很罕见的名字，我在美国近30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的字面意义是“宿命的暴烈”，在英文里听来像是个脱衣舞女的艺名。她已经结婚有小孩，不过在舰上一出航就是七个月，对主官朝夕相处下的敬仰之情很容易转化为肉体上的激情，结果美国海军近年来几乎每年都有这样的事。海军规章禁止的是“Fraternization”（“亲密往来”），所以不须要有通奸的证据就可以开除他们。

美国海军部必然是希望Cowpens的倒楣事到此为止。不幸的是，它仍然继续制造新闻。2014年九月，新任的舰长Scott Sciretta上校又开除了同样也是新任的大副Armando Ramirez中校。原来Ramirez中校在八月31日晚喝醉了想外出，新任的舰士官长（想必是因为前任的前车之鉴，对几个主官监视得很严）把他拦了下来，量出的血醇水平高过法定标准，依海军规章对他下了禁足令。结果不到两个小时，Ramirez还是溜出去了。不过至少舰长还在任上。到2016年夏天，我们就会知道Sciretta上校是否能成为自2008年以来，第一个做满两年任期的Cowpens舰长了。

---

## 4 条留言

史谛夫

2017-06-12 00:00:00

试译本文所连纽约时报关于性侵犯调查一文

美国调查中有近五分之一的妇女曾遭受性侵犯  
Roni Caryn Rabin 撰  
2011年12月14日  
纽约时报

政府周三发布一份详尽的关于强奸和家庭暴力的调查报告，确认了妇女遭受性暴力

在美国仍然相当普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比以前人们所想像的更为严重。接受调查的女性中有近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经被强奸或是遭遇强奸未遂，四分之一的人报告曾受到亲密伙伴的殴打。据报导，有六分之一的妇女曾经被人跟踪纠缠。国家伤害防治中心主管琳达·克鲁蒂斯（Linda C. Degutis）说：「接近有五分之一的女性在其一生当中有被强奸的境遇，这是非常震撼的，我认为，这让许多人会感到吃惊。」其所隶属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了该项调查。「我不认为我们真的知道这情况在人群中普遍存在，」她说道。

该研究称为「全国亲密伙伴和性暴力调查」，于2010年在国家司法研究所和国防部的支持下展开调查。这项研究是针对全国人口中16,507名成年人取样代表做的连续性电话访谈，以概括地界定亲密伙伴与性暴力。调查人员发现在以往全国性调查中未曾被研究过的侵略性型态，包括了在强奸之外的性暴力，心理性侵犯，以及对生殖和性健康的胁迫与控制。他们亦收集了关于暴力被害幸存者生理与心理健康的资料。研究人员发现，性暴力对女性的影响是不成比例的。有三分之一的妇女说，他们曾经被强奸、或是被殴打或遭到纠缠，或是不同型式组合的性侵犯受害者。

研究人员把强奸定义为强制侵入的性行为，包括藉助药物或酒精的控制，以及具有意图但强制未遂的情况。按照该定义，百分之一的受访妇女在过去一年曾遭逢被强奸，这一数字表明，每年可能有130万的美国妇女是被强奸或其意图的受害者。该数据远远高于之前的估计。司法部估计去年有188,380名美国人是性暴力的受害者。根据联邦调查局的国境统计，在2010年仅有84,767起暴力攻击案被列为是强奸行为。

但是男性受害者的报告数据亦令人惊讶。调查发现，七分之一的男子遭受过亲密伙伴的严重暴力，71人中有一人 - 在1%至2%之间 - 曾被强奸，许多案例是发生在小于11岁之前。

曾遭遇性暴力、强奸或被纠缠的女性受害者，绝大多数具有创伤后症候群的症状，而在男性则约有三分之一。经历过这种暴力的妇女也比未经历者更可能患有哮喘、糖尿病或大肠激躁症。而无论男性或女性，有受害经历者较可能有经常性头痛、慢性疼痛、睡眠困难、活动受局限，较差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无暴力未来」的健康总监丽莎·詹姆斯(Lisa James)表示：「之前在较小规模的研究当中我们已经看到其与长期健康状况的关联性。」该组织乃是总部设于旧金山的全国性非营利机构，致力于推动制止暴力侵害妇女的法案措施。「在暴力环境中长大的人会採行应付的策略而导致健康状况恶化，」她说道：「我们知道，例如说，在被虐关系中的妇女吸菸风险会增加。」

调查发现，年纪轻本身就是受性暴力及攻击的重要风险因素。被强奸的男性约有28%报告其第一次受害时不超过10岁。只有12%的女性受害者其被侵犯时是在10岁(含)以下，但几乎有一半的女性受害者表示他们在18岁以前就被强暴，而在25岁之前被强奸的女性约占了80%。年轻时被强奸，其与另一次后来的受害亦有所关联；调查发现，未成年时被强奸的女孩约有35%于成人后亦有再度被害的报告。

根据研究报告，有超过半数的女性被害者是被亲密伙伴强暴，而40%女性是被熟识者强暴，有超过一半的男性受害者说侵犯者是认识的人。

该报告其在要公布时被推迟了两次，最近一次是在11月28日。调查结果是根据每一位样品个案有持续约25分钟的完整访谈，在2010年进行的调查包括了9,086名女性和7,421名男子。

---

史帝夫

2017-06-12 00:00:00

试译本文所连时代杂志有关恶质女舰长 Graf 一文

对恶质女舰长的投诉始于很早  
Mark Thompson 撰  
华盛顿 2010年3月6日，星期六  
时代杂志

海军中校莫里斯·卡普罗震惊地看着当时的指挥官霍莉·格拉夫的行径。他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前于意大利登上美国温斯顿·丘吉尔号驱逐舰时第一次见到了她。身为一位犹太拉比及海军牧师，他奉派到丘吉尔号暂时任命，因该舰即将参战。通常开拔出港时是按照有条不紊精确步骤的程序。但是，卡普罗星期五回忆说：「我这辈子从没有见过像那舰桥上那样混乱的状况，霍莉·格拉夫（Holly Graf）开始大吼大嚷、叫嚣着舵手指令、引擎指令，侮辱谩骂人，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

当舰从西西里岛的奥古斯塔港口出来时，事情变得更加奇怪。「刚清理防波堤后，船开始隆隆作响、摇摇晃晃起来，现在她叫喊地更大声了，因为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卡普罗说道。「我开始听到来自舰尾年轻水手们的声音，他们正在唱

这歌『叮噓！女巫死了』。」卡普罗对这突然而来的歌声感到困惑。「然后有人跑上来跟我说：『我们搁浅了，这条船完蛋了。』- 好像这个事故就意味着他们指挥官的职业生涯结束了。他说：『他们欢欣雀跃着在舰尾唱歌。』事实上，只是舰船推进器其中的一枝螺旋桨坏掉了，但舰组人员的反应依然令卡普罗感到惊愕，「我是目瞪口呆。」他说道。

经过20年的职业生涯，拜访过约200艘舰船后，卡普罗上个月从海军离开了。丘吉尔号舰上的士气，他说，是他所见过最糟糕的 - 即使是在与萨达姆·海珊开战的前夕，当丘吉尔号从地中海东部向伊拉克发射战斧导弹的时候。「我认为这位女士在心智上是不太平衡的，」卡普罗说，「我不相信她竟然曾经掌握有指挥权。」

海军在一月时解除了格拉夫在导弹巡洋舰考彭斯(Cowpens)号的指挥权，因为她对船员们「残忍及虐待」。但是，卡普罗的评论清楚表明格拉夫那种行为也发生在其指挥的第一艘船上。他的故事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与其他大多数在其麾下目击格拉夫行止的官兵不同，卡普罗是一名独立于海军的局外人，不受格拉夫命令的约束。但儘管有像卡普罗这种见证人的报告，格拉夫不仅仍保有指挥职且不断获晋升，因此对她的质疑声沸沸扬扬。格拉夫拒绝採訪要求，而且其海军同僚们不论在海军的部落格或其他地方对她都不太予以支持。一位海军上将于星期五表示在本案里他顾虑是所谓的「暴徒」心态，即使是保守的脱口秀场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亦认为：「这个女人听起来像是一个真人版的『库伊拉』(译注：101忠狗电影中的坏女人)。」。

这位在丘吉尔号舰上被称为「战斗拉比」的先生在登上船舰后发现船上的环境「怪怪的，非常地怪异。」格拉夫会跟某些她的军官谈话，但不会跟其他人说话。她每天早上在军情简报晨会上现身时的装束是卡普罗以往在海军战舰上从未见过的，「她会着黑色拖鞋，」他说道，「每只鞋上都有颗绒毛球。」接下来就会有一长串的激烈抨击，「她会跟汇报人争论，贬损他们，」卡普罗说，「绝对恶劣不可取的糟粕是我从未听过出自一位指挥官口中的。」

在登上丘吉尔号舰大约十天之后，担心战争前夕的士气不佳，卡普罗去会见格拉夫，在她的客舱里。「我跟她说：『我感受到一些气氛 - 你是一位好女士而你的工作艰难』- 我告诉她一些低阶官员们非常担心，而且非常受挫，」卡普罗回忆道：「我正对她滔滔不绝地讲话，而她就抓狂直接打断我。她说她不想谈论那些。」

那之后他在舰上的日子里他们彼此就没再讲过话。「我变成了一位不受欢迎的贱民，她就是拒绝跟我说话，」卡普罗说，「当她看到我在军官室吃饭的时候，她会进来抓走她的食物就离开 - 她不要跟我说话。」卡普罗无法解释格拉夫如何能在海军的指挥系统中继续升迁。他说道，「海军里有些人是被内定好进指挥链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海军都会确保其拔擢顺利。」

在格拉夫的舰上待了一个多月以后，卡普罗离去赴美国海军狄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去告诉格拉夫的上级有关他所目睹的指挥官行径。他是舰船上第二位向上司们举报格拉夫的高级官员。「我对海军准将和盘说出一切，」卡普罗说，「但我不知道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回到丘吉尔号舰上，知晓卡普罗去觐见准将的军官们都急切地等待着丘吉尔舰上的指挥气候会有所变化。但他们从未等着。

---

## 世界对白

2017-06-12 00:00:00

@史谛夫，代表英语“小白”们为你的辛劳表示感谢！

“

是的。我太懒了，有人自愿翻译这些被引用的文章，我想是个很好的服务。

## 史谛夫

2017-06-19 00:00:00

在下洋文上不了台面，特能理解求知者受限语言隔阂的困扰，又觉好文实该分享，以不枉费版主旁徵博引的苦心，故野人献曝一番。

“

谢谢。

[返回索引页](#)